

手段更依赖现代化设备。下水前务必仔细检查全套装置，入水后心理素质得强，要克服本能的恐惧。此外，陆地上考古，工人会帮考古人员清走尘土垃圾，在水下你哪来的助手？淤泥什么的，全靠自己用抽泥管搞定。”魏峻幽默吐槽，很多时候能见度已经够差了，一抽泥，现场画面更是“不要太美”。“如果水深10米，一瓶压缩气瓶能让潜水员坚持作业近2个小时，不过始终抱着根抽泥管重复机械劳动，呃……。何况，淤泥不是你想清，说清就能清。淤积的状态随水流而动，所以等于一方面我在不停地抽，一方面它在不停地回淤。”

若是做海洋考古工作，有些地点甚为偏远，不能保证“早出晚归”。碰到这种情况，考古人员就会租一条渔船，天天水上晃。同时，他们还需要注意季风——“我们一般选在换风季出动，此时大海最平静。4到6月、9到11月，上半年、下半年各工作几个月的时间，抓紧画图、照相，各种记录。台风一刮，立刻停工。等明年再来，哎呀，前一年辛辛苦苦挖的大坑已经填满了！”

神往

说枯燥，说艰苦，说寂寞，考古需要耐心。当尘垢净、文物出、谜题解的刹那，考古人员会觉得，一切付出，都是值得的。

恰在“长江口二号”惊动中国的这个3月，另一艘沉船惊动了世界：“坚忍号”（HMS Endurance）残骸被发现！南极半岛威德尔海水下3008米，船体保存完好，船身上的字样仍清晰可见。

远方未知的旅途，牵引前进的步伐；水下坠落的宿命，竟可化作另一种形态的生生不息。

下图：“坚忍号”船身上的字样仍清晰可见。



在国际考古学界地位犹如“泰坦尼克号”一般的“坚忍号”，因为“伟大的失败”而被世人铭记。1915年秋，一个南极探险队遭遇海难，不得不忍痛割船；随后展开长达20个月、顽强而血腥的求生之路，全部成员奇迹生还。1922年初，当时的队长沙克尔顿爵士（Sir Ernest Shackleton）再一次向南极进军，结果在南乔治亚岛格雷特维肯（Grytviken）捕鲸站停留期间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。其遗体下葬后（1922年3月5日）整整一百年，人们找到了“坚忍号”。

南极探险史上的英雄年代，在沙克尔顿死后宣告结束。丘吉尔说得没错，那次远征似乎没什么意义。遑论他们戮杀海豹、企鹅、信天翁，连雪橇犬和猫都没放过，以时下的眼光衡量，除了残酷就是野蛮。可是，他们历尽艰辛逃脱困境的品质，互相协作的刚毅精神，经如今“举头昏昏、低头刷手机”之鲜明反衬，让人难以不肃然起敬。

人类为什么爱历险，爱水下考古？远方未知的旅途，牵引前进的步伐；水下坠落的宿命，竟可化作另一种形态的生生不息。考古的经历，是一个将破损流逝之物还原的过程，是逆时间回溯的过程，因而也是对抗死亡、见证不朽的过程。

实际上，水下打捞、水下考古无所不在。记者犹记，幼时观《智囊全集》第六部《捷智》载“僧怀丙捞铁牛”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第十六卷第十四则载“求二石兽于水中”，啧啧称赞，是个人对“水下打捞”的初印象。（P.s. 司马小光同学砸缸不算曲线、微型水下打捞工程？）尔后，传说中魂归深海的亚特兰蒂斯、亚历山大港附近海域的古埃及失落之城、哥伦布沉船、德雷克宝藏……皆令记者心驰神往，浮想连篇。2018年的好莱坞爆款大片《海王》，亦挪用、杜撰了一个亚特兰蒂斯出来，还参考了奇幻恐怖小说大师洛夫克拉夫特（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）的作品《印斯茅斯的阴霾》（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）及《敦敦治恐怖事件》（The Dunwich Horror）——“前所未闻的辉煌正在海底等待着我，而我很快就能去寻找……我们将游到海中那块若隐若现的礁石边，顺着黑色的渊水，进入无数立柱耸峙、雄奇壮丽的 Y’ ha-nthlei。此后，我们将被荣光围绕，永远徜徉在那片深潜者的栖身之地里。”虽然洛夫克拉夫特的原意是营造“对抗一吸引”的战栗感，与水下考古并无相干，但这段呓语仿如幻境，是强调“水下自有致命诱惑”的点睛之笔，痴迷历史、痴迷考古的朋友们忍不住“想入非非”：文明从水里来，某些局部的碎片又返还母体长眠，偶尔窥得若干浓缩往昔残影的标本，焉能不“疯”！

连天浪静长鲸息，映日帆多宝舶来。水下考古承载着复兴中华海洋文明的梦，“长江口二号”远远不是终点。■